

地負責。足以擔起人生的責任。十七歲那年，我的應變，即是勇敢寬望，別壞了母親的心情。十七歲，在紛紛細雨中，只希更的，總是比想去做的來得重要，在歷經這場意外後，傘，不得憑著任性傷了身體，我沒權染上感冒。撐社長的責任，仍是得擔的。出醫院前，也不能忘了電話，官似的醫院的出口，一路上撥了十幾個人的電話，槽窗外和我心裡一樣，下起濛濛細雨。尋找著如迷，才起身去買護士建議母親進食的餐點。病房的後，耽擱。獲悉實情的那個早晨，我趁媽媽又熟睡之後，不同的人生。變故，任何人的行程皆不為我而，二，連自己的起居也無法全盤打理。我必須承擔。爸爸擔任的運貨司機一職，工作繁重；弟弟也才國，媽，用嘶啞的嗓音竭盡氣力重複著的一聲聲「謝謝醫生」，追上指責醫生的冷淡，使甫才<sup>在</sup>聲帶勞動過刀的媽，大的氣力忍住，不發出聲音。我怕一開口便想痛斥，記得復診。媽媽隱瞞的病情竟是癌症，我用盡最，檢查結果並沒有擴散，但五年內都是高危險期，早晨，在半夢半醒之際，聽見巡房醫師對母親說：「開的絢爛在明星學校的論社社長，被選為優良學生，並沉浸在明星學校的論社社長，被選為優良學生，並沉淪在接下學校辯論社社長，癌症。突來的惡耗，使即將展，一般的心。她安詳的笑容如每次確認我在她身邊時一，日光燈。我即刻從簡陋的沙發床上彈起，接近母親，一睜眼，望著病房裡慘白的唯一光源——一支應變。